

枫
子◎著

汾阳畔

从清末到民国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汾阳河畔，
父子两代人的人生经历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。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枫子◎著

涇陽河畔

从清末到民国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涇阳河畔，
父子两代人的人生经历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滢阳河畔 / 枫子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
2015. 11

ISBN 978 - 7 - 5115 - 3456 - 9

I. ①滢… II. ①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3959 号

书 名: 滢阳河畔

著 者: 枫 子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万方正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. 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565 千字

印 张: 31.5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5 - 3456 - 9

定 价: 79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	1
-----------	---

上 部

1 乱 世	3
2 地狱天堂	33
3 人与人	73
4 外患内忧	133
5 正义与邪恶	166
6 穷与富	177
7 沧 桑	209

下 部

1 苦与乐	225
2 左与右	251
3 快与慢	267
4 进与退	280
5 天灾人祸	303
6 潘多拉魔盒	322
7 相濡以沫	346
8 道与路	369
9 任重道远	412
10 乡情梦	446

引 子

滏阳河,一条名不见经传的美丽的小河。她蜿蜒曲折着从家乡穿过。

儿时迷路了,只要看见滏阳河,心里就亮堂了。顺着河就能找到家;

长大以后,从外地回来,看见滏阳河就高兴地说——到家了!

河流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礼物。她滋润着两岸的土地,孕育着两岸的生命,发展着两岸的文化。给两岸百姓带来便利和财富。自然有时也会带来灾难。

儿时炎热的夏天,经常跳到河里戏水玩耍。

躺在她那温柔的怀抱里,抚摸着她、亲吻着她,向她撒娇——

奔腾的滏阳河水,有时欢快的歌唱着;

有时平静的思索着;

有时悲伤的低吟着;

有时愤怒的冲出堤岸!

她见证着两岸百姓艰苦的岁月及风风雨雨;

她叙述着两岸平民曲曲折折感人的故事;

她传颂着两岸儿女世世代代奋斗的历程——

上部 01

1 乱 世

“着火了!”——

初冬的半夜,一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,惊醒了村庄熟睡的人们,大家看到在村东头的一家,火光冲天,浓烟滚滚。有人一边跑喊着:“龙贞祥家着火了!”

大家都手忙脚乱地找东西救火。

十岁的姐姐桂竹拉着八岁的弟弟根深跑出屋外。母亲一看儿子一丝不挂,还光着屁股哩,返身就往屋里跑,父亲一把没抓住,她就冲进火海里去了。

这时只听“噗通”、“哗啦”一声巨响!屋顶坍塌了!——

八岁的小根深哭叫着要去找娘,被爹死死地搂在怀里。一股烟尘带着热浪扑向院中,人们站不住脚地被逼着后退。

母亲再没有出来。一家人抱头痛哭。

赶来的邻居、乡亲们提着水桶,端着脸盆,拿着铁锨等工具,帮着灭火。大火总算没有殃及邻居家。但他家三间北屋、两间东屋,只剩下四周土墙,变成两座空壳。

这是清朝末年发生在河北省涿阳县龙口村的一件事情。着火的原因肯定是人为了。但凶手是谁?为什么放火?大家都不知道。

龙贞祥是本村教书先生。村里很多年轻人是他的学生。平时为人厚道,一向德高望重,没有得罪过谁。是外村人吗?他很少与外村人来往,众人疑窦丛生。

这时大哥龙贞元说:“我想起前些日子有两个陌生人来找你,他们是谁?”“我不认识,只晓得他们是地方革命党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革命党人?”“他们让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布告,我才知道的。”

“写了吗?”“不写不行啊!”

“这就坏了。你写了就得罪了县衙门。他们的眼线很多,抓住革命党就砍头!”

族长见他家已片瓦不存,在这大冷天无处藏身,便和贞元商议先解燃眉之急。

贞元说：“先到我屋里挤一挤，明天再说。”

第二天龙贞祥找到族长，说：“我哥家也不宽裕，屋子又窄，我想暂时住到家庙里去吧！”

“我和你哥商议一下，看他的想法。”贞元一听如释重负，忙说：“也行，缺什么从家里拿。”

家庙就是本族的祠堂，坐落在村子中间。就一间破屋，年久失修，平时很少有人光临。破木门子上，吊着把生了锈的葫芦锁。族长打开门，贞祥先用扫帚把蜘蛛网打掉。陆续赶来的乡亲们帮着洒水、扫地、糊窗户。清理了半天，总算有点眉目。大家又从自家凑来锅、碗、瓢、盆、米、面、衣服、被褥等生活用品。族长一一进行了登记。

上午，表哥白敬文从白家庄闻讯赶来，非常震惊。看到表弟龙贞祥呆滞的目光、憔悴的神色，稳了稳情绪，劝贞祥说：“贞祥，振作起来，你不能被击倒呀！还有这两个孩子哩，你得挺住！”龙贞祥“哇！”的一下放声恸哭。表哥白敬文扶住他，他趴在表哥的肩头上悲痛不已。

族长说：“让他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”说着也泪流满面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唏嘘着不住叹气。

表哥说：“这么老实的人，怎么会遭遇这样的灾难？贞祥兄弟光难过没用。你看学生们，乡亲们都来给你帮忙了，你要坚强起来！”然后转身对众人说：“乡亲们，患难见真情！谢谢大家了。”说着转着圈给大家作揖。

贞祥“噗通”一声跪在地上给众人磕头。

在族长、大哥、表哥的商议下，贞祥卖了二亩薄地。安葬了女人，买了些粮食，衣物等生活必须品，勉强度日。

在这穷乡僻壤，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本来就民不聊生，再加上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龙贞祥从此一病不起，不久就抑郁而死。

下葬的那日，八岁的龙根深成了孤儿。披麻戴孝的他，小手紧紧抓着唯一亲人姐姐桂竹的衣角，仿佛一松手姐姐也会没了踪影——

两个可怜无助的孩子怎么办？

族长和龙贞元、白敬文进行磋商。按常理孩子应由伯父龙贞元收留，但贞元家也不宽裕，已有两个孩子，再添上两个确实有难处。无奈之下，族长出了个主意：把十岁的桂竹找个合适的人家去做“童养媳”，小根深就跟着伯父生活。

谁都知道贞元做不了女人的主，果然贞元说：“我得回去商量商量。”

贞元回家和老婆吴燕说了族长的意思，吴燕问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这不是来和你商量吗！”

“商量个屁！你糊涂呀？你能养活他呀？咱家老大十二岁，老二六岁，两个饭桶。再添个八岁的，三个饭桶，谁家养活得起？常言道，‘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’。他来了要吃、要喝、要穿、要戴，你有吗？自己的孩子破就破，烂就烂。他来了吃瘦了，穿破了，不怕别人背后嚼舌头？你办了好事，还得挨骂，何苦呢！”

“你说的这些我能不知道。可眼下，小胖（根深的小名）成了孤儿，我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咱不领回来，叫他在街上流浪要饭，村里人怎么看，怎么说？难道不骂你！即便不骂，咱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！还能出门吗？夜里能睡好觉吗？”

“你把小胖弄来，没吃没喝。咱一家人都拉着棍子去要饭，就不挨骂了？前年闹灾，村东头老刘家，不是把闺女都卖了？再过灾荒年咱也得卖一个！”

“桂竹给人去当童养媳，和卖了还不是一个样！”“还说哩，为什么不卖？为什么白送人？还送那么远的一个穷地方！”

“卖，谁买呀？当童养媳近处都找不到主！”“你不愿说，我去找族长去，这事不能赖在咱一家身上。他们都一推六二五不管了，不行！”

这个吴燕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妇，一般人不惹。有理不饶人，无理搅三分。

“谁说不管了？”推门进来的是族长。老族长带着半严肃、半玩笑地说着进来了。“啊呀！族长叔叔，愁死我们了。你快另想个办法吧！”吴燕用可怜兮兮的语气说道。

“是啊，确实犯愁了。赶上这倒霉事了，我这族长，你这大伯、大娘，咱谁也推脱不了。咱不管，谁管？”

“真倒霉！他老二家过好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一点光没沾过他的。他这出事了，让我们来管。我家的情况，你都清楚，能再添一口人吗？”

“大家都难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不能让孩子去要饭，住家庙。那样我这族长也没脸当了，你这大伯、大娘也就别出门了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让小胖跟着你们住在一起。吃个热汤、热饭的，有个睡觉的地方。我呢凭着这张老脸去‘要饭’。找贞祥的学生们、乡邻们，都凑凑。哪怕一升半合的，每月给你家添补点儿。老二家的六亩地，也归你们种。他家的房子烧了，估计有些东西还没烧坏，刨出来还能用。”

“如果你们觉得还不算，我就另找主去。管他姓龙的还是姓刘的。你们两口子快拿主意，给我个准信。不能让孩子老待在家庙里。昨天是我送的饭，今天该你们送了。”

两口子大眼瞪小眼，贞元搓着手，瞅了老婆一眼，犹豫地说：“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？”“你们商量吧，我走了！”

“还商量个屁呀！叔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们不收也得收了，就按叔你说

的办吧!”这娘们儿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把老头子都搞懵了。

“有你这句话,就算定了。你叫小胖睡在哪屋呀!”族长紧追一步。

“叫他跟老大在北屋里间屋里睡。老二跟我们一个炕上睡。”吴燕说。

“好,贞元,我们去领小胖去。”族长拉着贞元往外走。

贞元走到院里看见老大根强,就喊:“强强!你也去,给小胖拿被子!

晚上,等孩子们睡着了,贞元悄悄问老婆:“你怎么突然又答应了?”

“你真真是个榆木疙瘩头!每月给补粮食,还有六亩地白种。他家里还埋着不少东西,说不定还有钱哩!他不提醒我还真没想到。咱再不答应,万一有人干,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原来你是见便宜就上啊!六亩地!我把六亩地给忘了。”

“是啊,不吃亏。今年八岁,后年就十岁。这小子身强力壮,后年就能干点活了。也不能白吃饭。冬天去拾粪,春天给猪寻菜,有的是活。”

“他还是个孩子,不能累着了。”“孩子有孩子的活。拾粪、寻菜还能累着人哪!”

天气已冷,人们都躲在屋里。太阳老高了,一些老人们找个背风、向阳的墙根下晒暖,逮虱子。

龙贞元就领着儿子根强、侄子根深去倒塌的房屋废墟上刨东西。根据记忆贞元先到一个墙角去刨,很快发现一个大瓮,瓮口盖着破铁锅,里面的谷子完好无损。另一个瓮盖着块石板,里边全是一些小布袋,分别装着黄豆、绿豆、黑豆、芝麻等粮食。

后来又刨出了一些锅、碗、盆、瓢,以及没有烧坏的被褥、衣服等。一连刨了十几天,把两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,刨出了不少东西。把个吴燕乐的得不笼嘴。又是拆,又是洗、晒,也忙活了半个月。

一天,贞元叫根强到自家院里的窖子里往外拿山药。突然他想起贞祥家院里也有个山药窖子。他家种了二亩麦茬山药,肯定也放在窖子里。他想到此,叫上根强、根深,背上筐去贞祥家,找窖子拿山药。不用找根深就知道地方。打开口上盖的破盖子,贞元用绳子把根强放下去,又把筐放下去,根强往筐里装了两把山药,就被贞元用绳子提上来了。

根强说:“里头还有很多,堆着一把一把的。”

元贞回去跟老婆一说,把个吴燕乐坏了。

“真是把这茬儿给忘了。二亩地得收好几百斤山药哩。再加上咱家的,吃不完别坏了。多拿出些来,又成片晒成山药干。”

贞元说:“你说得对。还有,要叫别人知道了,还怕有人去偷呢!明天把它都

拿出来,放在咱这窖子里。放不下的,你就切片晒了。”

没活了,贞元给根强、根深一个人买了一个小粪筐,一个粪叉。吃了饭让他俩去街里、外村道上拾粪。

滏阳河流域地处北温带,属大陆性季风气候,夏季炎热多雨,冬季寒冷干燥,春秋多风沙。雨多集中在七、八、九三个月,容易形成春旱秋涝。旱灾和涝灾经常同年发生。再加上人多地少,仅有的几亩地,还多是沙碱地,大部分农民过着糠菜(野菜)半年粮的日子,苦不堪言。

现在加上根深的六亩地,合起来有十六亩地了。贞元想着得买头驴,毛驴个头小,劲小,但吃得也少,适合小家小户喂养。农闲时外出打工骑着毛驴,走得更远些。

龙贞元去县城集上跑了三趟,终于看中了一头不到两岁的小叫驴,独眼。

贞元说,正当年的太贵。老的不能买,不知什么时候就倒下起不来了,只能卖给肉坊里,就赔本了。买个驴呢,一二年就成大驴了。一只眼怕什么?照样干活,但便宜了不少钱。他为自己的高见非常得意。

转眼旧历年快到了。一般过年要穿新衣服,这可难坏了贞元老婆吴燕。每人做一件新棉袄、新棉裤、新棉靴子,那是不可能的。不做,就穿平时那身破烂脏衣服,也不像话,还没穷到那种地步。特别是根深,好像咱虐待人家孩子似的。又有人嚼舌头了。也不能只给他一个人做呀?这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的。

贞元想了想,说:“这样,把你织的那点白布,染成藏蓝色。给三个孩子一人缝一件棉袄外罩,见见新就行了。”

大年初一,根深很早就起床了。穿上刷洗过的旧棉裤,旧棉鞋上又换了一块白孝布,套上新袄罩,走到北屋供桌前给大伯、大娘磕头拜年。大伯拿出两个铜子给他做压岁钱。

他对大伯说:“我去给族长和当家子拜年去。”

大娘说:“守孝当年,不去拜年,这是风俗。”

“族长、乡亲们帮了这么大忙,借拜年的机会去表示一下感谢,也是对的。和你哥一块去!”大伯说。

根深和根强先去了族长家。接着又走家串户,几乎走遍全村,都拜了年,表示了谢意。

吃过大年初一早饭的饺子,贞元招呼三个孩子,说:“大强,小胖,二小!走跟我上坟去!”

他拿出一沓纸钱，分成三份，把每份用手打花，放在布包里。那边吴燕把馍馍、饺子，也各分三盘放在篮子里，盖上块白布。贞元提着篮子，根强拿着纸包，直奔墓地。

走进墓地，只见一片坟头，一个挨一个。坟头间种了几棵榆树，光秃秃的，落了叶子。坟墓间长了不少野草，都已枯黄稀疏，在冷风中瑟瑟发抖。

贞元对孩子们说：“这就是咱们的祖坟。这座新坟，就是小胖爹、娘的；往上那座坟头是我爹娘的，也就是你们爷爷奶奶的；再往上是我爷爷奶奶的；再往上一辈一辈的多了，就是祖宗的了。”他一一指认给孩子们看。

“大强！你把那卷多的纸钱拿出来，先给祖宗们烧！”他先摆上一盘馍馍，一盘饺子。然后打火点燃，纸钱“轰”的一声着了。贞元跪在坟前磕头，口中念道：“老祖宗们，小的给你们拜年来了。你们收好纸钱，尝尝饺子。求祖宗们保佑！”

三个孩子，跪在后头学着贞元的样子磕头。接着给爷爷奶奶烧纸上供。

最后大伯说：“小胖，你给你爹、娘烧纸上供去吧。老大、老二你俩也给叔叔、婶子磕头去！”

根深学着大伯的样子，摆上馍馍、饺子，打着火绒，引着纸钱。跪下磕了两个头。

吃完午饭，根深说：“大伯，我想给表大伯、大娘去拜年。”

“对，我们都去。这不，礼品都准备好了。咱们坐小驴车去吧。”

“别坐车了。这么近又没多少东西，走着去吧。过年也叫小驴歇歇。”根深说。大伯笑了说：“好！咱就走着去。”

贞元领着根深、根强，带一篮子馍馍、饺子就去了白家庄。白敬文和儿子白庚寅，闻声开门迎接，这是多年的惯例。往年贞元和贞祥都是一块来，而今年却少了一个贞祥兄弟。

根强、根深进屋先给表大伯、表大娘拜年磕头，接着白庚寅给贞元表叔拜年磕头。

贞元走到炕跟前，说：“嫂子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“就这样了，活受罪哩。让他们也跟着我遭罪！”表嫂静静地说。她穿着新棉袄，背后靠着一摞被卷坐在炕头上。面色不错，头发梳得很平整。

根深也走到炕边，表大娘忙伸出一只手，拉住根深的小手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根深也泪流满面。

表大伯说：“大年个，你看你把孩子都弄难受了。”

话音没落根深“哇！”的一声，趴在表大娘被子上，失声痛哭。表大娘双手抱住他的头，伏下身来毫无顾及地也嚎啕痛哭。全屋的人也都唏嘘不已。

突遭灾难，一下子失去了双亲，失去了家，离开了姐姐——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。一肚子的悲痛和委屈在此刻爆发了。

等平静下来，大伯说：“我们回吧。”表大娘说：“让小胖留下，在这里玩两天吧。”

表大伯也说：“对，让他们娘俩亲热几天，反正过年也没什么事。”

大伯说：“好吧！”转身对根深说：“你就留下吧，过几天来接你。”“嗯。”小胖点点头。

吃过晚饭，表大伯说：“庚寅，你领着弟弟，到街里看热闹去吧。别走远，早点回来。”

庚寅过完年十五岁，个头快赶上他爹了。性格腼腆，像个大闺女，说话前先笑笑。他拉着根深去村里看热闹去了。白家庄比较富，这里土质较好粮食收得多些。白敬文家是个殷实之家，有二十多亩地还养着头牛。他原来也在外地经商，没了老人，分家以后，就回归家乡务农了。三间北屋是砖房，门台有六登高，另有两间西屋、两间南屋。白敬文有点文化，为人仗义。他崇敬表弟龙贞祥的学问和为人，因此两人关系密切。

表大娘说：“你看出来了吗？这孩子在他家不舒心哪！”“是，那天我不是说了。”

“那个吴燕不是个好东西！”表大娘气愤地说。“贞元兄弟还不错。”

“他做不了婆娘的主。”“族长说，有人发现，她给她那孩子偷着吃好的。”

“不用看，就她那种人，想就能想出来。我真担心小胖这孩子给窝囊出个病来。你看这孩子，变得少言寡语的。以前有说有笑，活蹦乱跳的。”

“也不光是他大娘的问题，失去爹娘的打击还是主要的。”

“孩子遭了这么大的难，多给孩子些温暖、关心，那是另一个样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可他有亲大伯，别人不好插手。再说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爱莫能助啊！”

庚寅和根深两人有说有笑地回来了。看来玩得挺开心，根深表情也活泛了许多，一进屋就跑到炕前说：“大娘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“街里热闹吧？”“可热闹了，人很多，家家门口都挂着大红灯笼。有的小孩用竹棍挑着个小灯笼，还有放花、放炮仗的。”“天不早了，你们睡觉去吧。”

庚寅拉着原来往他屋里去了。

早晨天一亮，庚寅起床去挑水，原来起来打扫院子，表大伯做早饭。每天上午表大伯不是让他练写字，就是让他打算盘。

表大娘在炕上说：“这孩子聪明好学。可惜呀，命不好……”停了一下接着说，

“要不出这档子事，小胖没准也和贞祥一样能考个秀才。”

“咱们县多少年才出个秀才，贞祥就是一个。起先在衙门里当‘参事’。他看到清政府腐败，辞职回村，宁肯当个教书匠，也不为他们效劳。地方革命党人，三番五次地请他，他也不想蹚那个混水，结果还是得罪了人，遭了暗算。赶上这乱世，说不定谁倒霉！”

“你估摸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
“不是革命党人，就是衙门的走狗们，但都是他们村里的人。他们村里人，有的是衙门的爪牙，有的参加了革命党。什么这个会，那个会，分好几派。越是穷村闹得越欢。他们都想拉贞祥。官方故意透露说，龙贞祥是他们的人，革命党人就散布贞祥已加入他们组织了。把贞祥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要是索性加入一边，兴许还能得到一边的保护呢！”

“这乱世，老百姓遭殃！”

过了正月十五，根深回到大伯家，又开始了拾粪、放驴、割草的日子。

要春耕了。龙贞元套上小毛驴，让根强、根深一同去耕地。小灰驴驾着耢子，贞元在后边扶着耢子，根强和根深在驴的左右一人一条麻绳，套在肩上拉帮套。

贞元说：“驴还小，拉耢子吃力。加上两个帮套，还好点。”拉着，拉着，贞元就开骂了：“太强！你他娘的把绳都拉弯了！”

耕了几个来回，贞元说：“歇会吧。”大家都脱下鞋，往外倒鞋里的沙土。根强一下就躺在地上，说：“累死了！”

“松包！老偷懒还喊你娘的累！”气得贞元骂他。

一个老头走过来，说：“老大，你行啊！又添劳力，又添地，又买驴了！”

“行了三叔，快别‘唱快’我了。这年头凑合着混吧！”

“悠着点儿，别把孩子们累着了，都还小哩！”

贞元低头不语，用鞋底打着犁铧，斜了他一眼。三叔走了，他们继续耕地。

春耕、春种忙过一阵后，可以喘口气了。吴燕带着三个孩子到地边、道旁寻野菜，剥到篮子里，带到家洗干净。凉拌，做菜粥，蒸红高粱面窝窝头……

哥俩有时就牵着小毛驴去道旁、地边放驴。刚冒出来的嫩草，驴很爱吃。吃高兴了，就扬起长长的脖子，嘴冲天空，吼吼地叫几声，接着打喷嚏。

回家的路上，根深突发奇想——骑驴。他对根强说：“哥，你扶一下。”

根强让驴停下来，在驴侧做了个弓步，拍了拍大腿示意根深登上去。根深翻身跨到驴背上，小驴像不太同意，左转又扭，就是不往前走。根深两腿紧紧夹住驴肚子，趴在驴背上喊：“强哥！你拍一下驴屁股！”

根强使劲在驴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小毛驴果然颠颠地跑起来了。跑了一阵，放慢了脚步。这时根强从后面追上来说：“小胖，你下来我也想骑一骑。”根深下来把缰绳递给根强。根深也学着根强的样子，做了一个弓步，说：“请哥上驴。”

根强小心翼翼地坐在驴背上。根深在后面轻轻地拍了一下驴屁股。小毛驴就颠颠地小跑起来了。跑了一段，遇到下破路。小毛驴一低头，根强就从驴脖子上出溜下去了。只听“哎呦”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驴吓得跑走了。根深急忙去追驴，跑两步又回来拉根强。根强在地上“哎呦”叫唤着，拉也拉不起来。他又急忙去追驴，小毛驴一直跑到家门口。吴燕听到驴脖子上的铃铛声，去开门，却只见驴不见人。正纳闷时，根深气喘嘘嘘地跑来了。

“胖，怎么回事呀？你哥呢？”吴燕觉得不对劲。“我哥从驴背上摔下来了。驴就跑，我就追……”根深喘着气说。

“你哥在哪儿呀？摔坏了吗？”吴燕一听慌了神。“就在村口不远。”“快把驴牵进去。”

根深把驴牵到院子里栓在枣树上，转身去追大娘。

吴燕身高不足一米六，腿短腰粗，屁股大。跑起路来，小脚一歪一扭的，浑身乱颤，就是跑不快，急得她满头是汗。根深三窜两蹦就跑远了。等根深快跑到时，跟强已经往回走哩。根深又转身往回跑，对正往这里赶的吴燕喊：“大娘！别跑了，我哥来了！”

吴燕一听，一屁股坐在了路旁地上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。嘴里哼哼着：“我的娘哎！可把我累死了！”

等到根强走到他跟前时，她猛地站起来，抓住根强说：“强强你没事吧？我看看摔着哪儿了？”用手摸摸这捏捏那儿。根强拨开她的手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哎呀！……别摸了，哪儿都疼……”“来我扶你快回家吧！”

不多会贞元回来了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骑驴摔下来了，你说这孩子淘不淘？”吴燕埋怨道。

“摔着哪儿了？”贞元关切地问。“没事了，我觉着好多了。”根强说。

贞元看了看儿子的胳膊有点擦伤，就让他举了举胳膊，抬了抬腿，蹲下，站起来。问：“哪里疼？”“都不疼。”“好，没事。”

贞元问明情况，说：“‘马骑前，驴骑后，骡子骑在正当流’。你骑得靠前了！”

根深惊奇地说：“还有不少讲究呢！”他把顺口流暗暗记在心里。

小麦返青，分蘖，很快把地面盖严了。绿油油的麦田像地毯铺陈在大地上，是春天让大地充满了生机。

贞元领着三个孩子在地里干活。休息时，贞元看见根深坐在地头上，用草棍在地上写字。他走过去问：“胖，写的什么呀？”

“瞎划拉。”根深笑了笑。“你给我们念念！”大伯说。

“人遗子，金满赢。我教子，惟一经。”“什么意思，你给我们讲讲。”大伯进一步提出。

“有的人遗留给子孙后代非常多的财富，数不清的金银珠宝，好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而我只希望他们精于读书学习，长大后做个有作为的人。”

贞元感慨地说：“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！”转脸对儿子说，“强强，你爹我小的时候，没念书，大点儿了，只能下地干活；你叔从小爱念书，最后考了个秀才。你叔从小教小胖学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……我就教不了你们，你叔不打孩子，孩子都懂事。

“你娘平时就知道惯着你们。我呢，急了就是拳打脚踢，看来都不是办法。有句话叫‘子不教，父之过。’

“大伯，你这不是挺有学问的吗？”根深说。

“近墨则黑，我是在你爷爷屁股后边，整天耳濡目染地染上了点黑，没有真才实学。强强、壮壮，都该念书了，可现在没你叔了，连个先生也找不到。”

根强说：“村里人说，我叔就是因为有学问才惹得祸！”

“胡扯淡！谬论！赶上这多事之秋，说不定谁倒霉呢！”

秋后，根强、根深背着花篓拾柴禾。听从县城回来的人说：又抓住了两个乱党头子，砍了脑袋。人头悬挂在南门城楼子上，闹得人心慌慌。

转眼又到春节。大年初一拜完年，吃了饺子，贞元带领三个孩子去上坟。城里人叫“扫墓”。

最后还是根深给父母烧纸上供。根强摆上供品盘，根深点火，白烧纸“轰”的一声着了。根深跪下磕了俩头，刚说：“爹、娘……”下边的话还没出口，就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嚎啕大哭。好像憋了很久，爆发出来一样。

哭声震田野，感天地，泣鬼神。根深一边哭一边说：“爹！娘！你们死得冤哪！……是谁给咱家放的火？我早晚得把这王八蛋杀了，报仇雪恨！”……

贞元听了这话，吓得东瞅瞅，西看看，唯恐怕被人听见。忙说：“好了孩子，供也上了，纸也烧了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大强把小胖拉起来，擦着泪水回家了。

一天傍晚，根强和根深，背着粪筐往家走的时候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从

后边赶过来，抢步走在根深前边。距根深两步远的地方，看了看四周无人，丢下了一个小纸团，并看了根深一眼，扭头走了。

根深看到了纸团，弯腰捡起来藏好。继续走路，几乎没有停顿，连在后边跟着的根强也没注意到。

回到家，放下筐。根深到茅房里把纸团打开，上面几个小字歪歪扭扭写着：“有危险，速远走高飞！”立刻吓出他一身冷汗。

他拿着纸团给大伯看。大伯看后，大惊失色，起身对伙房的吴燕说：“吃饭！”

“怎么啦？一惊一乍地！”吴燕问。

她发现老头子神色慌张，随即掀锅盛饭。吃完饭，贞元对根深小声说：“换身衣服，穿双好鞋。趁人们吃饭的工夫，街里没人，骑上毛驴，赶快往你表大伯家去！”

“那驴呢？”“随后叫你强哥去骑回来！”

根深迅速换好衣服，牵出毛驴，走到门外，天已黑下来，街内静悄悄。他没打招呼，翻身上驴，往南直奔村外，路上没碰见一个人。路熟，很快到了白家庄。跑到表大伯门前，跳下驴来，看看四外无人，便上前轻轻叩门。

门内问：“谁呀？”“老表哥！是我。”

门“哗啦”打开，根深二话不说，牵着驴闪身进门。并说：“闫上门老表哥！”

庚寅在后边追上来，问：“怎么这时候来了，什么事呀？”

根深并不搭话。庚寅接过缰绳牵着驴往牛棚去。根深已经走进北屋。

表大伯已预感到有事情。根深进屋没等表大伯问就把纸条递了过去。表大伯在灯下看完纸条，一下子愣在了那里。

表大娘忙问：“有事吗？”“啊……没事。”

转身对走进屋的庚寅说：“锅里还有饭吗？”

没等庚寅搭话，根深抢先说：“我刚吃过了。”

“庚寅，你去西屋准备小胖的铺盖。”

庚寅应声转身去了。

“根深，这纸条是哪来的？”

“一个哥哥给的。”他把傍晚得到纸条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白敬文走到炕前对老伴说：“我所担心的事终于来了。这些王八蛋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哪！多亏这个报信人，不然咱还蒙在鼓里呢！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不要乱讲。小胖不要出门，有外人来咱家你就躲起来。不过你也不要怕，在这里一时半会儿还没危险。”

表大娘说：“这究竟是些什么人哪？那个送信的小伙子是谁呀？他肯定